（上接A22版）

“问他们生活怎么样，他们说，不赖，不赖。”谢江宜说，面对这些人，感觉心酸、汗颜。他说，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弱势群体，什么是贫富差距，这会影响他以后的工作。

一名驻村干部在日记里写道：这里的星星更亮，月亮更大，我的心也更纯净了。

“不会逐户盯上访户”

据介绍，只要帮扶的村出现上访事件，相应工作组就会丧失评先进的资格

张晓辉所在的大桃花村，目前正发生着一起摩擦。村里电缆改造，需从一农户田里经过，但补偿问题一直没谈拢。村支书怕耽误工作，要硬挖。

张晓辉建议谈拢了再干。村支书说，农村的事，你不懂，要是谈，活儿没法干了。

张晓辉说，他正密切关注动向，准备随时介入。

河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王玉琮所驻的村，出现过群体性上访。村里多年前以很低价钱将一个沙土坑卖了，村民不满，将买主告上法庭后败诉。村民于是群体上访。

王玉琮分析说，法院判决合法不合理，村民要求合理不合法，很多群体上访就是这样出现的。

河北省信访局副巡视员王振海，带领两个工作组驻在石家庄市元氏县两个村。他的体会是，影响农村稳定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利益，如承包问题、宅基地等，而且涉诉涉法问题比较多。

王振海认为农村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农民是很淳朴的。只是农民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强了，但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却没改进。

“很多上访问题是因为该做的工作没做透，该说的话没有说清。”王振海说，他接触了几个上访户，发现基本都是合理要求。他说如有些要求过高，就多谈话，讲清道理。“坐在炕头上聊上半天，就拿下来了”，“你静下心来，他也就静下心了”。

王振海称，工作组不会对上访户逐户盯防，也不会压制，要解决问题。

在河北省委对工作组的诸多考核指标中，维稳是一项硬任务。

有关人士介绍，只要帮扶村出现上访事件，相应工作组就丧失评选先进的资格。如出现群体性事件和集体上访，不仅工作组要负责任，派出单位也要有说法。

基层期待带来项目

河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王玉琮认为，若强拉项目，可能会让农民“感激一阵子，后悔一辈子”

驻在邢台平乡县南庄村的，是冀中能源集团派出的工作组，由集团总经理助理赵宇龙带队。2011年，冀中能源刚刚跻身世界500强。

平乡县委书记对工作组说，你们要是能给上个项目，就给平乡解决了大问题。

对于基层政府来说，期待工作组拉来他们拉不来的项目，是他们欢迎工作组的重要原因。

南庄村有不少人生产自行车及配件，但除了一家企业规模稍大，其他都是小作坊。赵宇龙打算先把村里街道修了，再在自行车产业方面想想办法。

张晓辉这些天一直和同伴为大桃花村的项目发愁。他们发现村里唯一副业是养羊，但规模都很小，老汉王志温养了十几只，已是大户。

若搞养殖，怎么养，风险多大，张晓辉也不懂。“最终怎么干，还得村民会议决定，我们只能是出出点子。”

谢江宜着急把村里土路硬化。他计算了一下成本，至少要一百多万，但没那么多钱。

河北省给每村预留的项目启动资金是10万元。此外，给每个工作组5万元工作经费，5000多个工作组约2.5亿元。工作经费直接打入县财政，花销超出限额不报销，花不完则留在县财政。

活动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说，10万元肯定不够做项目，只是一个引导性资金。如果项目可以做，还可以申请补助。

来自党校的王玉琮认为，经济问题是现在农村最需要解决的，又是万万不能着急的。

在他看来，农村虽然穷但生活很稳定，改变农村经济形态，要慎之又慎。如果强拉来项目，会让农民冒很大风险，可能会让农民“感激一阵子，后悔一辈子”。

到新乐市周家庄驻村，王玉琮带了400把大扫帚。他说他要改变农村的习惯，从卫生开始。他制定了一个制度：各家划分责任区，定期打扫。第一次不扫，村委会帮着扫；第二次不扫，工作组帮着扫；第三次不扫，“就要找你谈谈了”。

王玉琮的用意是让农村靠制度运行，把制度变成每个人的习惯。“现在中央和省里对农村的政策很多，但是有多少落地了？”

他认为，工作组的意义在于打通梗阻环节，让已有机制正常运转，而不是越俎代庖。

根据河北省委要求，驻村工作结束后，要由全体村民对驻村人员进行评议，考核结果记入个人档案。

据介绍，河北省统计局还将专门制作一套软件，用于对工作组的量化考核。

■ 干部日记（摘录）

2月12日

总结几天的农村初步直接观感：一是农民很朴实，很可爱，也很可怜；二是农业基础很薄弱，产业很落后；三是农村很落后，越来越边缘化，离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还相差太远。

2月14日

一天走下来，心情很不平静。新中国成立60多年，改革开放30多年，我们的老百姓还有一些弱势群体生活得如此凄惨，其情其景，让人不忍卒睹。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与体制都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尽管我们的走访能够一时纾困，但并不能让我们停止反省与深思。

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，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，我们的三农政策该向何处去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？可以考虑办福利院，这是个方向。

夜深了，农村星汉灿烂，星空那么静谧而充满神秘，我的心灵也更加的清净，更加的纯净。加油。

2月16日

（村干部）意识不开放，老化，思想不解放，讲关系。年轻的后备力量严重匮乏，没人。（现任的村干部）跑跑还行，没思路。

经过走访，西河村发展落后原因是我心中最大的问号。为什么？我想村民素质，特别是村两委班子的老化，素质不高，是根本原因。一方面有农村空心化的现实背景，一方面也有村班子不注重培养年轻人，恋战擅权有一定关系。怎么办？一是增量调整，加人；二是存量调整，培训加外出学习考察。没有发展的理念，也没有发展的思路，何谈发展？

——孙智英（河北省地税局人事处副处长）

邢台南石门镇大桃花村，驻村工作组住在村两委的办公室里。

2月16日，南石门镇大桃花村，工作组在“驻地”门口。
A22-A23版摄影/本报记者 宋识径

■ 对话

4个督导组明察暗访

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称下乡干部无故脱岗会通报批评

若“好村”被选会调整

新京报：1.5万名干部驻村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？

王亮（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、河北开展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）：河北离北京很近，维护首都的安定是我们的责任。基层工作做好了，矛盾减少了，在服务北京方面保障就更加有力。

河北贫困人口比较多，农村基础建设欠账还是比较多的，农村是工作的大头。我们真是要帮，帮发展慢一点的，矛盾多一点的，班子弱一点的，有的放矢地帮。这些村子上来之后，我们整体水平就上来了。

新京报：上面的干部下去了，能解决这些问题？

王亮：基层干部和机关干部比，水平还是低一些。上面的干部下去帮一帮，想办的事情能好办。

新京报：如果有人把基础不差的村子选上，借机得到好处，怎么处理？

王亮：对这个事，党组有要求，我们也注意把关，虽然已经过层层筛选，如果还是发现差村没进来，好村进来了，我们还要调。我们会建立台账，还要不断检查，发现问题再调整。

保证原单位正常运转

新京报：大量干部驻村以后，原单位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？

王亮：对于驻村干部，我们注重好中选优，希望抽一些比较硬的部门，别去了以后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。我们很注意选人比例，大单位（60人以上的）抽6个人，包两个村，60人以下的单位，抽3个人，包一个村。现在机关任务也很重，必须保证正常运转。

新京报：让机关干部在农村住上8个多月，他们能呆得住吗？

王亮：我们也注重人性化管理，每月给8天休息日。现在看来，驻地比较远的问题不大，我担心的是住近处的。离家太近，他们可能会想，住这也是住，住家也是住。但是，住村和不住不一样，见面不见面不一样。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。电话里，老百姓不跟你讲真话。

新京报：如果有干部擅自离岗呢？

王亮：除了教育、培训，我们还成立了4个督导组，明察暗访。对擅自脱离岗位，无故不在岗的，要通报批评。

希望“蹲得住，干得好”

新京报：做到什么程度算完成任务？短短8个月，能做好什么？

王亮：工作组到村里去了以后，会和当地商定几个具体事情，在有限时间内必须做好。农村的问题，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。有些问题的解决，也不是一时之功。但有些属于基本面的东西，蜻蜓点水、不管好赖都回来了，就不行了。

等时间到了，如果群众觉得做得好，可以继续和工作组所在单位加强联系，以后可以成为固定的联系点。

新京报：对活动效果有没有担心？

王亮：我担心预期目标能不能完全落实。从2月20日开始，我们办公室的20多个同志不在办公室办公，下去看，了解掌握真实情况。我们希望工作组都下得去，蹲得住，干得好，能给老百姓留个念想。

当然，这么大的活动，难免有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，我们也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。

责编 宋喜燕 田乾峰 图编 田铮 美编 李铁雄 责校 闫龙